

小學校高級暫用

一學年用

國語讀本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九月一日印刷

小學校高級暫用

代 膽 寫

編 纂 者

桓仁縣小學校暫用教科書
編 纂 委 員 會

校 閱 者

孫 長 禮
薛 乾 如

印 刷 者

桓仁縣城內路北
長 興 德 書 局
電 話 一 一 二 號

目次

- 一、疑問
 - 二、天明了
 - 三、冬和春
 - 四、大樹
 - 五、大水
 - 六、猩猩
 - 七、李二叔叔的山羊(一)
 - 八、李二叔叔的山羊(二)
 - 九、李二叔叔的山羊(三)
 - 十、田園雜興八首
 - 十一、木蘭詩
 - 十二、懺悔
 - 十三、天文家
 - 十四、石壕吏
 - 十五、賣炭翁
-
- 十六、做工
 - 十七、阿留(一)
 - 十八、阿留(二)
 - 十九、街頭音樂師(一)
 - 二十、街頭音樂師(二)
 - 二十一、可憐的乞丐
 - 二十二、講一段故事
 - 二十三、孟子
 - 二十四、笑的演說
 - 二十五、對答山歌
 - 二十六、一個牧羊的孩子(一)
 - 二十七、一個牧羊的孩子(二)
 - 二十八、苦學生自述(一)
 - 二十九、苦學生自述(二)
 - 三十、深秋永定門晚景

一 疑問

那天晚上 下了陣大雪 第二天清早 卻又放晴 淒淒凜凜的北風、吹着殘月曉星 彷彿各自在天空中打噤發抖 一個人力車夫 起來趕早市 接連走過三四條胡同 找不着買賣 心裏委實着急 幾乎忘了身上的冷 他手拉着車 一壁走 一壁向四下張望 拐了一個彎 陡的忘命叫了一聲 喲 又凍死人啦 說完這句話 他看見對面來了兩個警察 打頭的一個 遠遠朝着他只瞪眼 他便不敢則聲 悄悄的退回胡同口站着 兩個警察 走近馬路上睡着的一條死屍跟前 細細的瞧 轟轟 東邊一陣礮聲 接着西邊便是多得多 對對對 多對多 一陣軍樂 胡同口站着的車夫聽了 好生驚駭 忽見前面慌慌張張跑過來一名警官 連跑帶喊道 你們還不把他扔了 瞧什麼 一個警察答道 我瞧他口中有沒有熱氣 警官道 先扔過一邊再說 你瞧那不是來了嗎 一個警察道 啊呀 不錯 真來了 那一個警察道 快扔吧 快 你也死得太不是地方 要我們親自動手 說話的時候

兩隻眼睛 朝着那條死屍 不住的瞪 一會兒 那條死屍媽過一邊
去了 接着見有許多旗呀 傘呀 車呀 人呀 前前後後 差不多排
上兩三里路遠近 中間簇擁着一具極大的棺材 徐行緩步的 從馬路
上走過去了 這不是出殯嗎 啊呀 好熱鬧 胡同口站着的車夫 自
言自語的說 接着 他心裏陡的起了一個很大的疑問 都是死屍 爲
什麼這個帶着許多活人 占滿了整條的馬路 那個卻沒有福命 乞得
馬路上的三尺地 睡個一時半刻

二 天明了

暮色漸漸濃了 淺灰 深灰 以至於黑 地球上的動物 做了一天的工
作 都忙着休息了 一羣一羣的烏鴉 鼓着兩翅 哇哇的叫着 飛向
林中歇宿 夜深了 他們都睡熟了 有的還在那裏做夢 夢見肥美新
鮮的食物 夢見與同類爭鬪 夢見被小兒追逐 夢見與鷲鷹搏戰 一
輪明月 由東方慢騰騰的升上來 到了中天 掩映他的雲 漸漸散了
大地上承受着一片光明 變成了水晶世界 林中有隻小鴉 一覺醒

來 猛見白光照眼 便伸頸叫道 天明了 不早了 大家起來吧 許多
小鴉 被他一叫 都由夢中驚醒 飛的 鳴的 鬧個不休 卻有幾隻老
鴉 依舊將嘴插在翅裏 安安穩穩的睡着 有些好事的小鴉 向他們
喊道 喂 醒醒吧 天明了 老鴉們眼也不睜一睜 懶懶的道 孩子們
忙甚麼 時候早着呢 還是睡睡的好 小鴉們喚他們不動 亂嚷了
一陣 沒精打采的 不久也就睡了 四下裏依然靜悄悄的 那輪明月
還是慢騰騰的 向西走過去 月光漸漸淡了 一片晨光 從地平線下
照到那林梢上的鳥巢 烏鴉們一羣羣的出了巢 那些老成持重的老
鴉 才跟着大家飛起來 還對那些小鴉說道 這纔是天明了呢

三 冬和春

天寒風緊 湖中 溪上 都滿蓋着一層層的堅冰 樹枝也枯禿了 赤
條條一葉不掛 萬籟無聲 只騰有狂風長嘯 草舍中 孤零零坐着一
個老人 披著滿頭雪花似的白髮 時時伸出雙手 向面前的一堆微火
烤着 心中卻追想他少年時的作爲 忽地來了一個高大壯健的少年

站在草舍門口 雙頰緋紅 頭上戴着黃金冠 光華燦爛 好似太陽光
一般 老人見了 說道 請進來 門外很冷 來和我消遣這長夜吧
那少年便躡進草舍 坐在火旁 老人道 我們倆來談談我們的作爲
好嗎 我噓氣 能使河流凝着不動 能使一切水都成堅冰 你呢 少
年道 我嗎 噓着氣 能使層冰解凍 能使河水流動 老人又很得意
的說 我搖動了我的白髮 能使雪花漫天飛舞 鳥也伏着 獸也躲着
少年也很得意的說 我把我的黃金冠一搖動 便能使太陽光遍照大
地 獸也舞了 鳥也鳴了 那草木也都欣欣向榮了 老人又道 我扶
杖散步 便使地土堅硬 花卉也立刻凋謝 少年道 我脚尖兒一踢
土地立變爲柔輦溫和 花便綻發 草便鮮綠 他們倆不知不覺 就這
樣談到天明 天一明 冷風不刮了 太陽光溫暖了 黃鶯也就歡天喜
地的歌唱起來了 草舍裏的空氣 便漸漸和煦 不多時 少年便站起
來 越覺得高大壯健 丰彩也比前越加俊美 但是老人還是靠火坐着
不動 并且越增衰弱的樣兒 火也差不多熄了 老人顫巍巍的說道

少年 我現在知道你了 你是春 我是冬 我從前也會大顯作爲 如今可老了 衰弱了 你現在比我偉大了 不久 老人便隱去不見 他面前的那一堆火 卻變成一朵美麗的梅花 這花 也可說是冬天的花 也可說是春天的花 他不怕冷 并且最愛冷 所以常和雪花齊放 每到殘冬 他的花瓣 像玫瑰般的鮮豔 但是他又是歡迎春來的第一枝花

四 大樹

這株大樹很可惡 他礙着我的路 來 快把他砍倒了 把樹根也掘去 大樹砍了當柴燒 樹根不久也爛了 砍樹的人很得意 常在那路上走着 一擺一搖 但是大樹遺留下許多種子 那很小的種子 躲在有刺的殼裏 上面蓋着枯葉 葉上堆着白雪 神祕神祕 雖也不會注意 太陽收拾了雪 春風趕散了葉 那些種子 一個個從殼裏跳出一個個長了兩瓣嫩葉 笑迷迷的好像是說 我們又來了

五 大水

猛聽得遠遠的一片慘呼之聲 破萬寂而起道 大水 大水 我一聽得
這呼聲 飛也似的 跑到山坡上 擡頭望時 偏偏被那草地上 一行行
的楊柳樹 遮斷了視線 再也瞧不見甚麼 但聽得那慘呼之聲 漸漸
自遠而近 依舊在那裏嚷道 大水 大水 一會兒 忽見前邊路上
來了兩個男子 三個婦人 內中有一個婦人 懷中還抱着孩子 他們
一路奔來 一路在那裏吶喊 臉上都現着慌張之色 時時回過頭去瞧
彷彿被一羣豺狼追着一般 大水 大水 呼聲越尖銳越哀厲了 這
時 我纔見那一行行的楊柳樹中間 有一羣黃色帶灰野獸似的東西
跳過了那長長的草兒 衝將過來 定眼一瞧 方知是水 見他波波相
續 滾滾而來 浪花白沫 跳珠般向四下裏亂飛 一霎時間 那種洶
湧澎湃之聲 震得地也顫動了 大水 大水 呼聲越尖銳越哀厲了 這
時 那兩個男子和三個婦人 依舊沿着路 沒命的奔着 那一卷卷的
白浪 緊緊的跟在他們後面 霎時間 已并做一大堆 好像千軍萬馬
衝鋒殺敵似的 放出一片驚天動地的大聲 當下就有三棵楊柳樹 沖倒

在水中 只打了幾個旋子 便不見了 接着有一排房屋 也被水吞沒
牆壁高的塌下了 更有許多小車 也像浮萍一般 隨波逐流去了
大水 大水 呼聲漸漸低沈嘶啞了 浪花像有意追趕那逃的人一般
依舊緊緊的跟在他們後面 到了路曲處 陡的送過一個小山般的大浪
來 把他們的進行 霎時截住 可憐 他們卻還在水中支撐着 沒命
的向前爬去 好了 彷彿是一棵沖倒的楊柳樹 在他們面前忽然發現
了 他們便爬的爬 攀的攀 搭着樹枝 一沈一浮 和那黃灰色野獸
似的東西奮鬥

六 猩猩

猩猩歡喜喝酒 又歡喜著木屐 喝醉之後 便著了木屐 在山林中婆娑跳
舞 有時跌得爬不起 他們也以爲樂事 獵人熟悉他們的本性 一天在
他們常常進出的地方 安放許多酒和木屐 把自身躲過 偷看他們的舉
動 那猩猩一羣一羣出來 見了酒和木屐 曉得這是獵人拿來引誘他們
的東西 都怒氣勃勃 高聲大罵 獵人該死 獵人該殺 並且互相告誡 不

要貪圖口腹 中了奸人的詭計 說罷 都掉頭不顧 向前去了 他們走了幾步 有時還回頭望望 很有捨不得的意思 不到半里 見路旁又有好幾罇酒 小猩猩聞到酒香 有點忍耐不住 路也走得慢了 老猩猩板着臉說道 我平日沒有說過嗎 酒是毒物 貪酒喪生的 不曉得有多多少少 孩子們 快走 衆猩猩也恍然大悟 又怒氣勃勃 把獵人罵個不了 走不多時 覺得酒氣觸鼻 越厲害了 衆猩猩伸出了頭 爭大了眼 這邊看看 那邊望望 只見許多長的酒瓶 大的酒杯 盛着紅得好像琥珀一般的美酒 陳列在林中草地上 他們使個個流著饑涎 眼光注射在老猩猩臉上 像等候他的命令似的 老猩猩躊躇了一下 說道 這樣好酒 不喝 實在可惜 我想 只要不醉 大概不至於中奸人的詭計吧 小猩猩聽到這話 樂極了 個個哈哈大笑 就揀了一塊草地 先把老猩猩推在上面坐了 然後七手八腳 紛紛開了酒瓶 舉起酒杯 蹲在地上喝 喝到一半 老猩猩欣欣得意 向左右兩邊說道 奸人的鬼蜮伎倆 已經被我們識破 他白賠了酒 奈何我們

不尋 哈哈 誰道我們真個好欺騙的嗎 衆猩猩拍掌附和 於是你也一杯 我也一杯 獻給老猩猩 稱頌他是智多謀 老猩猩也酒興大發 並不推讓 酒到便喝 喝到後來 都醉得眼花撩亂 忽見樹旁有許多五彩畫的木屐 顏色美麗 屐齒比普通的尤高 他們趁着酒興 任你爭我奪 拏來套在脚上 故態復萌 大家又手攙着手 搖搖擺擺的跳舞起來 不過一刻光景 獵人見他們統統跌倒了 突然出來捕捉 手到擒來 一個不贖

七 李二叔叔的山羊(二)

李二叔叔接連養過六頭山羊了 可是運氣不好 一頭一頭 都咬斷了 繩子 一溜煙跑到山上 送到狼的嘴裏 無論主人怎樣湍存他們 山上的狼怎樣可怕 他們總是不理會 李二叔叔不信 說道 難道我和他們 真的沒有緣嗎 不久 他又買了第七頭 這第七頭山羊 相貌美麗極了 他有兩隻慈祥的眼睛 一絡下級軍官模樣的鬚 四隻漆黑而有光輝的蹄子 一對班文的角 還有那嫩茸茸的白毛 覆在身上

好像披着一領白裘 他的性情呢 也很和氣 很馴良 主人來撫弄他

或是擠他的乳 他總恭恭敬敬 伏着伺候主人 李二叔叔非常歡喜

替他起個名字 叫做小白雪 李二叔叔鑒於前幾次的失敗 這次加

倍小心了 把小白雪的宿舍 遷到自己屋子的隔壁 四週圍了籬笆

又在草地中央 打一個木椿 用許多繩子 將他牢牢繫住 又隨時跑

去望望 看他似乎很安靜 李二叔叔想 好了 碰到一個有緣的了

那知道李二叔叔所想的 仍舊不對 有一天 小白雪呆呆的望着一座

山 自言自語道 這些繩子真討厭 擦得我的頸項發痛 要是我能覓

解脫這束縛 跑到山上去 在草地上打個滾 那何等快活呢 一天到

晚 圍在一個籬笆圈裏吃草 這樣的待遇 對牛和驢子們 是很合宜

的 對我們卻不該 我們山羊 是要在世界上活動的 從此以後 籬

笆圈裏的草 他總覺得淡而無味 不大吃了 他的身體 便一天一天瘦

下去 他的乳也一天少一天 他老是帶着繩子 昂着頭 出神望着山

上 有時放開鼻孔 發出一種悽慘的聲音 咩 李二叔叔也知道他的

山。這幾天有點不舒服。可是也沒有理會到他的病源。一天早晨

他照例跑去擠乳。那山羊忽然回轉頭來。對他說。李二叔叔。請你讓我

到山上去。啊。又要到山上去。李二叔叔極失望的說。他一面說。一

面蹲下來。坐在草地上。又問道。怎麼。小白雪。你要離開我嗎。小

白雪答道。正是。李二叔叔。可是這裏的草料委屈了你。不。李二叔

叔。恐怕你的繩子繫得太緊。你可願意我替你放寬點。這倒不妨。李

二叔叔。那麼。請你說。你究竟要什麼。你願意怎樣。我願意到山上

去。李二叔叔。那山上有狼。你不知道嗎。他來了。你怎樣辦。我有

的牛角。李二叔叔。你的角。只能使狼發了發笑。你知道。去年我們

這裏。不是有一團老烏雲嗎。他的身子。何等魁偉。何等強壯。他那

副粗暴的神氣。好像。一頭野牛。但是他和那山上的狼。血戰一夜。

到明天早上。還是葬在那狼的肚子裏。可惜啊。老烏雲。但是這也不

打緊。李二叔叔。我只要求你讓我到山上去。難道找再放一頭山羊去

餓狼嗎。不。不。斷斷不能。我一定要救你。你也許會用老法子。咬斷

你的繩子 如今我不客氣了 要把你永遠關在牢裏 李二叔叔說了 就把他的山羊 牽到牢裏 隨手把牢門緊緊閉住 可惜 他竟忘記關了一扇窗子 等他一轉身 小白雪就立刻走了

八 李二叔叔的山羊(二)

小白雪跑到山上 登時覺得別有一個天地 老松笑呵呵招呼他 栗樹垂着頭 伸下枝兒來撫摩他 野菊沿着他經過的路 預先開了金黃色的花 噴出芬芳的香氣 等候他 總之 山上的一切 無論是一草一木 沒有不竭誠歡迎他 你想 這時候 那小白雪是何等快樂 什麼繩子 什麼樁子 都不能拘束他了 他願意跳舞 就跳舞 願意吃什麼草 就吃什麼草 這雖然也叫做草 可和那籬笆圈裏的 大不相同 很長 很嫩 很可口 而且有整百整千的種類 聽他選擇 他吃個半飽 就躺在草地上打一個滾 霍的又站了起來 突着頭向前亂奔 忽而登峰 忽而下坂 忽而高 忽而低 差不多遊遍了全山 雖然李二叔叔說過 他已經有六頭山羊 死在這山上 他卻一點不在意 臨

了 他還跳過一條濱 因爲身上沾了些水沫 就跑到高岡上去晒太陽
他蹲在那高岡上 向下一望 望見了李二叔叔的屋子 和屋邊的籬
笆 他笑得幾乎落下淚來 他說 這是怎樣狹小啊 我真不懂 我從
前爲什麼有這樣好的耐性 能穀在這裏頭住 這時候 他自己揣度自
己的身子 至少總有一個世界模樣大 總而言之 他度這一天的光陰
真是再暢快也沒有 忽然間 刮來幾陣涼風 回頭望那山上的最高
峰 漸漸變成紫色 夜了 那小白雪眼看這光景 吃了一驚 嘆道
這樣快 再往下看 山脚的村落 好像沈沒在濃霧裏 那李二叔叔的
籬笆 早就不見了 只露出他屋子上的幾片瓦 和一些隱約的炊烟
一會兒 山下一陣鈴響 這是牧童召集牛羊的號聲 他聽了 全部精
神 都起了不安 一會兒 又飛來一隻歸巢的老鷹 張着翅膀 在他
身上掠過 他因此聯想起那山上的狼 不禁打了一個寒噤 同時 又
有一片蹄來歸來的喊聲 從山下送到山上 這是多情的李二叔叔 最
後一次的呼喚 小白雪在山上 一面聽那呼呼的風聲 疑心是狼叫

一面又聽那歸來歸來的喊聲 弄得他心旌搖搖不定 其實 他也想歸去 不過回憶到那些繩子 樁子 和籬笆 他又猶豫了

九 李二叔叔的山羊(二)

歸來歸來 的喊聲寂滅了 小白雪忽聽得背後地上的落葉 悉索悉索的響 回頭一看 正對着一雙烏溜溜的眼睛 不好了 狼來了 這位狼大哥 很鎮靜的樣子 端坐在小白雪的背後 口角邊流出饑涎 兩隻眼睛 釘住那小羊兒看 他知道這塊肥羊肉 總飛不到什麼地方去 所以一點也不着急 當小白雪回轉頭去 他就向他鬐笑一笑 說道 哈哈 李二叔叔的小羊兒 說了 就把他那又大又紅的舌頭 拖出在嘴唇邊沿 這一嚇 非同小可 小白雪幾乎嚇得不省人事 停了一會 他忽然又記起那老烏雲血戰到天明的歷史 他自己想 還不如任狼大哥吃了 倒覺得乾淨 再想想 又似乎不甘 於是就決定和狼大哥宣戰 俯下了頭 豎起了角 一直往前衝 表明他在李二叔叔的山羊之中 是怎樣勇敢的一個 他並不要去殺狼 他知道山羊是向來不殺狼的 他所

要的 只是和那老烏雲較一個高低 何等勇武 這位可敬的山羊 他
曾經六次打退那狼大哥 使他不得不退出戰線 去換一口氣 趁這當
兒 他自己卻回頭去咬那可愛的草 含着一滿嘴 再回頭來迎敵 這
一夜的星光 分外燦爛 他一面用心打仗 一面還時時留心 看那天
上的顏色 他說 你看 不到天明 我總不罷休 他們倆一個使角
一個使牙齒 兩下裏一來一往 一攻一拒 足足戰了幾百個回合 看
那東方天上 已經隱隱約約 露出些灰白色的亮光 還有那啞嗓子的
雄雞 也遠遠的在那裏啼了 好了 那可憐的羊兒 知道他最後的時
刻到了 他喊出這一句話 便倒在地上了

十 田園雜興八首

高田二麥接山青 傍水低田綠未耕 桃杏滿村春似錦 踏歌打鼓過清明
吉日初開種稻包 南山雷動雨連宵 今年不欠秧田水 新漲看看拍小橋
(以上一首春日)

蝴蝶雙雙入菜花 日長無客到田家 鷄飛過籬犬吠竇 知有行商來買茶

雨後山家起較遲 天窗曉色尙稀微 老翁欹枕聽鶯囀 童子開門放燕飛

(以上一首晚春)

梅子金黃杏子肥 麥花雪白菜花稀 日長籬落無人過 惟有蜻蜓蛺蝶飛
盡出耘田夜績麻 村莊兒女各當家 童孫未解供耕織 也傍桑陰學種瓜

(以上一首夏日)

靜看簷蛛結網低 無端妨礙小蟲飛 蜻蜓倒掛蜂兒窘 催喚山童爲解圍
新築場泥澆面平 家家打稻趁霜晴 笑歌聲裏輕雷動 一夜連枷響到明
(以上一首秋日)

十一 木蘭詩

唧唧復唧唧 木蘭當戶織 不聞機杼聲 惟聞女歎息 問女何所思

問女何所憶 女亦無所思 女亦無所憶 昨夜見軍帖 可汗大點兵

軍書十二卷 卷卷有爺名 阿爺無大兒 木蘭無長兄 願爲市鞍馬

從此替爺征 東市買駿馬 西市買鞍韉 南市買彎頭 北市買長

鞭 朝辭爺娘去 暮宿黃河邊 不聞爺娘喚女聲 但聞黃河水聲濺

濺 朝辭黃河去 暮宿黑水頭 不聞爺娘喚女聲 但聞燕山胡騎鳴啾
啾 萬里赴戎機 關山度若飛 朔氣傳金柝 寒光照鐵衣 將軍百戰
死 壯士十年歸 歸來見天子 天子坐明堂 策勳十二轉 賞賜百千
強 可汗問所欲 木蘭不用尚書郎 願借明駝千里足 送兒還故鄉
爺娘聞女來 出郭相扶將 阿姊聞妹來 當戶理紅妝 小弟聞姊來
磨刀霍霍向豬羊 開我東閣門 坐我西閣牀 脫我戰時袍 著我舊
時裳 當窗理雲鬢 對鏡貼花黃 出門看火伴 火伴皆驚惶 同行十
二年 不知木蘭是女郎 雄兔脚撲朔 雌兔眼迷離 兩兔傍地走 安
能辨我是雄雌

十二 懺悔

薩姆 我的好兒子 時候不早了 今天我不舒服 你代我到市場上去
吧 說話的是一個在厄托克附近市場上賣書的老人 名叫密卻爾 薩
姆聽了這話 很不高興 說道 我可不願意去 薩姆 你逞着自己無
意識的自大 忍心讓你有病的父親 整天立在那喧嘩紛擾的市場上嗎

現在我也不多說 等我死後 自己總會想到 老人說話的時候 心裏非常難過 說罷 忽忽的就走了 薩姆帶着怒容 看他的父親 一步一蹶的走去 直等到影子看不見 他的良心忽然感動了 他懸想着他父親 一個有病的人 立在非常嘈雜的人羣中做買賣 何等苦惱 便自言自語道 可憐的父親 這孩子跑去看他母親 他母親正在竈邊忙着 也不知道自己的丈夫和兒子 有方纔的事 薩姆道 母親 父親今天有病嗎 他母親回轉烘得紅紅的臉 答道 是呀 薩姆 他沒有叫你去代他買書嗎 這真可憐 你如今長大了 也該代你父親做些事 薩姆聽了 雖然也覺得有點懊悔 但是他的自大心是很利害的 終不肯到市場上去 勸他父親回來 光陰荏苒 忽忽過了五十年 厄托克附近的市場上 依然喧嘩紛擾 不改從前的樣子 一天 午前最熱鬧的時候 市場上擁擠得很 忽見人叢中有一位老紳士 用手分開衆人 一步一蹶的向前走去 他走到市場盡處的一個所在 自言自語的道 是了 就是這地方 便停住了脚 除下自己的帽子 忽而垂

頭喪氣 忽而擡頭向天 現出他心中有一種非常的苦痛 霎時天上布滿了黑雲 下起雨來 這老紳士仍舊不動 全身衣服溼透了 他還是沒有覺得 可憐 倔強的薩姆 現在已成爲有名的博士了 全國的人都稱贊他是一個大文學家 這是何等的榮幸 但是他良心上有一件不安的事 就是他年輕的時候 因爲無意識的自大 使他父親受了苦惱 後來雖然有種種的名譽 仍舊抵銷不了 如今年紀老了 還跑到這厄托克附近的市場上 立在他父親擺過書攤的地方 做他良心上的懺悔

十三 天文家

我說 當傍晚圓圓的滿月 掛在楊柳枝頭時有人能去捉他嗎 哥哥笑道 你這傻孩子 月兒離我們這樣遠 雖能去捉他呢 我說 哥哥你自己真傻 當母親向窗外探望 俯首微笑 看着我們遊戲時 你也說伊遠嗎 哥哥還只是說 你這傻孩子 你到那裏去找大綱 能捉得住這月兒的大綱呢 我說 哥哥 你自己真傻 你自然可以用雙手

去捉住他呀 哥哥還只是說 你這傻孩子 如果月兒走近了 你便知道他是多大了 我說 哥哥 你自己真傻 當母親低下臉兒 向我們親嘴時 伊的臉 看來也是很大的嗎 哥哥還只是說 你這傻孩子

十四 石壕吏

暮投石壕村 有吏夜捉人 老翁踰牆走 老婦出門看 吏呼一何怒 婦啼一何苦 聽婦前致詞 三男鄴城戍 一男附書至 二男新戰死 生者且偷生 死者長已矣 室中更無人 惟有乳下孫 孫有母未去 出人無完裙 老嫗力雖衰 請從吏夜歸 急應河陽役 猶得備晨炊 夜久語聲絕 如聞泣幽咽 天明登前途 獨與老翁別

十五 賣炭翁

賣炭翁 伐薪燒炭南山中 滿面塵灰烟火色 兩鬢蒼蒼十指黑 賣炭得錢何所營 身上衣裳口中食 可憐身上衣正單 心憂炭賤願天寒 夜來城外一尺雪 曉駕炭車輾冰轍 牛困人飢日色高 市南門外泥中歇 兩騎翩翩來是誰 黃衣使者白衫兒 手把文書口稱敕 迴車叱牛

牽回北 一車炭重千餘斤 宮使驅將惜不得 半匹紅紗一丈綾 繫向牛頭充價值

十六 做工

(一) 西風料峭 冷了冷了 開箱子 取棉襖 忽想著農人植棉去草採棉花 彈棉絮 費工夫不少 虧他們辛苦多端 使我們衣服完好 你假使遊蕩不做工 拿甚麼 將農人答報

(二) 飢腸轆轆 餓了餓了 碗拿來 飯盛到 忽想著農人耕田種稻插青秧 磨白米 費工夫不少 虧他們辛苦多端 使我們腹中溫飽 你假使遊蕩不做工 拿甚麼 將農人答報

(三) 雨打日蒸 冷暖溼燥 在家中 身安好 忽想著工人艱難建造墳土石 架木料 費工夫不少 虧他們辛苦多端 使我們安居到老 你假使遊蕩不做工 拿甚麼 將工人答報

十七 阿留(一)

阿留是太倉周元素家裏的一個小使 爲人極傻 但是周元素常養著他

有一次 主人叫他掃地 掃了一早晨 一間屋子還沒掃清 主人很生氣 的怪他 他把掃帚丟在地上 氣憤憤的說道 你既然會掃 怎麼又要煩我呢 周元素有時出門去了 叫阿留在家裏看門 來過的客人 雖然是極熟識的 他也說不出他們的姓名 周元素回來問問他 他總說 是一個矮而胖的 是一個瘦而有鬚子的 是一個很漂亮的 是一個老而拖著拐杖的 後來他怕記不清 索性關了大門 不許客人進來

十八 阿留(二)

周元素家裏有幾樣古董 如 尊 彝 鼎 敦 之類 客人來了 把這些古董陳列出來 客人去了 阿留私下去敲敲 說道 這不是銅嗎 怎麼這樣暗沈沈的 就走出去 拿了沙石和水來 把那古董斷斷的磨洗 矮榻壞了一隻脚 主人叫他去砍一段樹枝來裝補 他拿了斧頭鋸子 在園裏尋了一天 回來擡起兩個指頭說道 樹枝都這樣向上長的 沒有向下長的呀 引得家裏的人鬨然大笑 門前新種了幾株楊柳 周元素怕鄰家的孩子去搖動 叫阿留坐在那裏看守 他守到將要回去吃飯

的時候 就把楊柳拔起來拿回 收藏在家裏 阿留在周元素家裏所開的笑話 都是如此 周元素擅長楷書 尤其擅長繪畫 有一天 調了顏料 笑着對阿留說 阿留你也能够做這件事情嗎 阿留說 這有甚麼難呢 元素叫他試試 那知畫出來的東西 濃的濃 淡的淡 參差勻稱 和元素自己畫的一樣 試了好幾次 都畫得很稱心 元素因此就叫他專學繪畫

十九 街頭音樂師(一)

維也納京城裏 有一位街頭音樂師 頭戴補毛 身穿襤褸 下身安着一個木脚 在街頭奏着四弦提琴 一步一跛的走過來 那音樂師的義犬 替他可憐的主人 銜了一頂舊帽子 向著行人 等他們投錢 原來那天是祭日 可看的東西很多 雖願意聽這老調的音樂呢 到了日薄西山 來看熱鬧的人 也漸漸兒回去了 帽子裏面却還一文錢沒有 那老人望著西下的夕陽 歎了幾口氣 也沒有奏琴的氣力了 只得向旁邊的一塊石頭上坐下 用兩手撐着額角 掉下淚來 有一位紳

士站在樹後面，聽了這種情形，就急忙走到老人面前說道：「請將提琴借我頑一會兒。」說了，就接著那琴隨手奏起來。

二十 街頭音樂師(二)

紳士拿了琴弓，只向弦上一挨，那優美的聲音，就應弦而起。恍若雲中仙樂一般，十分動聽。那老人聽得呆了，只管向著提琴和那紳士的手，不轉睛的看。心想：爲甚麼這提琴，有這樣好的聲音呢？遊人從四面圍攏來聽，頃刻築成了一個人山。那紳士奏出的音調，沈重時大家都覺得要被捲向海底裏去，正是這樣想，那琴忽然變著輕快的調子。大家又覺得恍被春霞引著，優優閑閑的飛山過嶺去了。那一種變化無窮的妙曲，一刻兒令人聽得心醉，好像到了百花盛開的時候，見了陽春煙景，一刻兒又令人恍若到了秋天木葉枯落的時候，悲傷寂寞，幾乎掉下淚來。一時大家都被那琴聲，將神魂奪去，覺得除了這妙曲以外，甚麼事務都不聞不見了。一會兒，那紳士把手停著不奏，大家就抓錢向那老人伸出來的帽子裏面投去，也有銅錢，也有金錢。

銀錢 和下雨一般的投下去 一刻兒 那帽子盛滿了 老人收拾了帽內的錢 又把空帽子伸出去一回 一刻兒 錢又盛滿了 於是那紳士就動手奏奧大利的國歌 聽的幾千個人 都脫了帽子 互相唱和 彈完國歌之後 那紳士把提琴還給老人 將眼睛對老人打一個招呼 向人縫中一鑽 不知去向了 那時候太陽早已沒了 燈火的光 在街上這裏一點 那裏一點的閃閃爍爍 但是大家都不知道那位紳士究竟姓甚名誰 只同聲讚歎道 那奏的聲調 真是神曲： 原來這人 是法國的提琴名家 名叫亞歷山大布歇

二十一 可憐的乞丐

肩背著花鼓 手提著鑼 大街小巷 到處奔波 可憐容顏憔悴 還要唱歌 淒淒楚楚 你唱我來和 只因肚子餓 那怕喉嚨破 諸位同胞呀 呀 你聽著呀 聽這花鼓兒哭說 呀 你聽著呀 聽這花鼓兒哭說 呀 哭鳳陽 說鳳陽 鳳陽原是好地方 自從出了朱皇帝 十年倒有九年荒 三年水潦三年旱 三年蝗蟲成禍殃 大戶人家賣田地

小戶人家賣兒郎 家中沒有兒郎賣 帶著鑼鼓走四方

二十二 講一段故事

一片廣場上 滿鋪著綠草 小鳥啾啾 好像歡迎初出日 微風習習 儘來挑撥路旁花 這正是春天的某一天早上 有一個約莫二十多歲的少年 在草場上躡來躡去 臉上顯出很快活的樣子 早 早 早 梳洗好 飯吃飽 手拿書包 趕緊跑 上學校 一陣歌聲 遠遠的從外面飄來 一刻兒 就有幾個活潑潑的小學生 走到這少年面前 說 王先生早安 王先生說 你們早 明天要開懇親會了 許多父母兄弟 都要到我們的學校裏來參觀 你們做甚麼有趣的事情 給他們看呢 有個穿綠操衣的說 王先生 我想講一段故事 王先生點頭贊成 叫他先講一遍 那學生說 有一個賣報的童子 天天早上送報 可憐他的爸爸老早去世了 他的母親叫他做這樣的工作 他也很願意 不過他很想讀書 常常求母親 送他到學校裏去 他母親總是不能答應 因為實在沒有錢 有一天 他到我們學校裏來 聽我們讀書 就不肯

走了 有一位先生 知道他的心事 很可憐他 當時就允許他不要學費 半天在我們學校裏讀書 半天仍舊做他的工作 不到兩年 他就畢業了 究竟這位先生是誰呢 就是我們的王先生 這賣報童子又是誰呢 就是本校的畢業生李守恆君 說到這裏 接著一片拍手聲 王先生也點著頭微微的一笑

二十三 孟子

孟子名軻 號子輿 是孔子以後的聖人 孟子幼時 父親早死 跟著他的母親度日 有一天 孟子從學校裏回家 孟母問他道 學問進步得如何了 孟子說 不過如此 孟母說 那麼 你不想求進步嗎 孟子不做聲 孟母非常失望 就拿了一把刀 把織機上織成的布匹割斷 說道 唉 你的荒廢學問 和我割斷這布匹一樣 孟子被他一激 就從此用功了 孟子學成以後 一心要把孔子之道救濟世人 所以也東奔西走的到各國去勸告國君 請他們施行仁義 廢止戰爭 他主張親親而仁民 仁民而愛物 他論國和君民的關係 直說 民爲貴

社稷次之 君爲輕 當時的人 雖然不很尊重他的議論 但是後世的人 却把他的學說 和孔子的學說一樣看待了

二十四 笑的演說

兄弟今天所要講的 就是歡笑的 笑 字 但是鄙人並非講 笑 字的構造 却是笑的意義和價值 笑是喜悅的表示 一個人到了喜悅的時候 沒有不欣然而笑的 笑的種類 大別有二 一種是大笑 一種是微笑 大笑 有一個人仰天大笑的 也有許多人哄堂大笑的 所發的聲音 都是 哈哈 呵呵 嚇嚇 熱烈得很 微笑 不過心裏一喜 眼睛一眯 嘴唇一掀罷了 不一定會有聲音的 笑的原因 都是由於喜悅 喜悅的原因 一是由於自己的心裏滿足 一是由於他方的表示滑稽 例如想到了得意的事情 就歡然而笑 這是由於自己的心裏滿足而發的 看見了小孩戴老人的眼鏡 也歡然而笑 這是由於他方的表示滑稽而發的 這兩種都很自然 除此之外 還有不自然的笑 例如被別人呵癢而大笑 見別人失錯而冷笑 這就是不自然的笑了

講到笑的價值 從生理方面說 一則可以消除煩惱 一則可以活潑身心 確是延年益壽的神方 從事業方面說 一則能使吃力而不覺勞苦 一則能使進行而不畏艱難 也是功成名就的秘訣 所以我有六個字 交代諸君 就是 笑門開 幸福來 諸君果然要求幸福 每天大笑 一兩次是少不得的

二十五 對答山歌

甚麼花 春天最先開 甚麼鳥 春天飛到我家來 我唱山歌你對答 甚麼人 春天頂開懷 梅花 春天最先開 燕子 春天飛到我家來 不寒不暖 鄉村風景好 種田人 春天頂開懷 甚麼花 夏天開滿樹 甚麼鳥 夏天常在水中住 我唱山歌你對答 甚麼人 夏天頂辛苦 石榴花 夏天開滿樹 白鷺 夏天常在水中住 蠶桑才了 又要去插秧 種田人 夏天頂辛苦 甚麼花 秋天第一香 甚麼鳥 秋天排成一字長 我唱山歌你對答 甚麼人 秋天頂頂忙 桂花 秋天第一香 大雁 秋天排成一字長 棉花收罷 又收穀和豆 種田

人 秋天頂頂忙 甚麼花 冬天開過年 甚麼鳥 冬天躲在屋簷邊

我唱山歌你對答 甚麼人 冬天第一閒 蠟梅花 冬天開過年

麻雀 冬天躲在屋簷邊 吃飽了飯 坐著晒太陽 種田人 冬天第一閒

二十六 一個牧羊的孩子(一)

一個牧羊的孩子 年紀不滿十歲 姓路名溫舒 他的家境很寒苦 父

親靠著做工度日 路溫舒有時幫著父親斫草耙田 有時到野外去牧羊

一天到晚 一點兒空也沒有 他雖然很願意求學 但是沒有機會

並且沒有買書的錢 他見了人家讀書 常常立在旁邊靜聽 比甚麼事

都有興味 有一天 他仔細的想 我活了這些年紀 不是應該去求學

嗎 沒有機會求學 難道一世不讀書嗎 沒有錢買書 難道沒有別的

方法補救嗎 牧羊這件事 可以做我終身的生活嗎 路溫舒躊躇了好

久 他決定了 工是一定要做的 因為不做工 就沒有飯吃 書是不

能不讀的 因為不讀書 就沒有學問 將來不能夠創造事業 所以他

最後的自決 就是工讀並行

二十七 一個牧羊的孩子(二)

溫暖的天氣 一陣陣的微風吹來 燦爛的太陽光 照著一片嫩綠色的草地 越顯得鮮豔可愛 路溫舒牽了幾隻羊 慢慢的走來 低著頭 正在計算求學的方法 不知不覺走到一條小河邊 他就停了步 站在岸上 路溫舒正想得出神 低下頭去 忽然看見岸上生了許多蒲草 碧綠的葉子 長而且寬 給微微的風吹著 搖搖擺擺 動個不歇 路溫舒轉念道 好 這東西可以做我求學的幫助了 他就在這裏採了許多蒲葉 疊在一起 很喜歡的拿回去 把他編攏來 好像書的樣子 還向鄰家的小朋友 借到了許多書本 晚上空的時候 拿來一頁一頁的照抄在蒲葉上面 從此 路溫舒到了牧羊的時候 手裏拿著蒲葉編的書 咿咿唔唔 讀個不歇 他的讀書聲音 很是清脆 遠處聽見的人 以爲是牧童唱歌 料不到曠野之中 卻有這個勤學的孩子 路溫舒在野外 書聲琅琅 越讀越有興味 讀完一本 再抄一本 好在河

邊的蒲葉 是不要出錢買的 不到幾年 他讀過的書已經不少了 後來 到底成就一個有學問的人

二十八 苦學生自述(一)

我姓周名士傑 家中很窮苦 從前沒有進學校讀書 可是我看見那些活潑潑的學生們 拿着書包上學 我心中實在十分羨慕 因此在十四歲的時候 就央求鄰居王君國仁 介紹入某學校 記得我入學校的那一天 校長吳先生問了我的年齡 攢著眉頭說道 唔 你的年紀太大了 本當不收 只爲你熱心向學 且等考試後再定 我心裏又驚 又喜 驚的是年齡不合 恐怕不能讀書 喜的是許我考試 還有一線希望 考試罷 先生對我說 你的國語 只會做短句 算術只會加法 不過一年級的程度 可是年齡太大 怎能和七八歲的兒童同一教室呢 我說 少年失學 現在懊悔也來不及了 說時 心裏跳個不住 先生說 你既然懊悔失學 應當格外勤勉 姑且入三年級試讀罷 那時候我心裏歡喜得幾乎手舞足蹈 覺得生平的快樂事 這是第一件

二十九 苦學生自述(二)

第二天上學 我就把學費銀兩元 交與先生 從此天天到校 用工讀書 不敢耗費時光 所以先生們都愛我

有一天 吳先生問我的家庭狀況 我說 父母年已五十多歲 有病不能做工 哥哥和嫂孀已經死了 兩個妹妹 一個弟弟 年紀都很小

一家五口 都靠我一人維持生活 我說到這裏 吳先生插口問道 你怎能維持一家五口的生活呢 我說 我放學回家後 販賣零星雜貨

每天賺錢三百文 才可勉強溫飽 如果遇著雨雪 怕要到半夜才能回家哩 吳先生又問 這樣 你的學費從那裏來的呢 我說 有時生意好 約略積些錢 積了多時 湊足銀幣一圓的數目 就特別保存起

來 儘管窘迫 不把他作別用 吳先生聽到這裏 站起身來 拍著我的肩膀 說道 好男兒 努力

這天放學後 吳先生說要到我家裏去看看 就和我同行 剛才走到家中 母親叫我道 盤裏的東西 已經佈置好了 快拿去賣罷 這時吳

先生和我父親談話 我却不能陪他 後來回家 知道吳先生把學費還我 還說一切書籍用品 都送給我哩

三十 深秋永定門晚景

……那樹邊 地邊 天邊

如雲 如水 如煙

望不斷 一線

忽地裡撲喇喇一響

一個野鴨飛去水塘

彷彿像大車音浪 漫漫的工 東 喘

又有種說不出的聲息 若續若不響

